# 秦国权臣范雎：整死了名将白起逼疯了秦昭王

来源：网络收集 更新时间：2023-04-07

*秦昭王宠信范雎，不仅将他一脚提拔为相国，晋爵应侯，还不惜失信天下，讨好笼络。为了给范雎报私仇，劫持平原君赵胜，为天下笑。按说秦昭王对你范雎好到这个份上，范雎应该感激涕零，肝脑涂地，从此全心全意为秦昭王*

秦昭王宠信范雎，不仅将他一脚提拔为相国，晋爵应侯，还不惜失信天下，讨好笼络。为了给范雎报私仇，劫持平原君赵胜，为天下笑。按说秦昭王对你范雎好到这个份上，范雎应该感激涕零，肝脑涂地，从此全心全意为秦昭王办事，这才对。可惜没有。范雎阳奉阴违，只一句话，便整死了白起，还把秦昭王害得大脑受不了刺激疯了。

事情还是纠结于长平之战。

五大夫王陵奉命攻打邯郸，却久攻不下，而且秦军甚至没能围死邯郸，叫人费解。这时候秦昭王孙嬴子楚从邯郸逃了回来，长平之战白起谎报战功真相大白。不过说是真相大白，却只是大家心知肚明，没有人敢挑明，秦昭王也断不会认账。只要秦昭王不认账不松口，谁说长平之战白起谎报战功，谁就是骂秦昭王傻侮辱国君，就是玷污英雄，就是妖言惑众，罪可枭首。

问题的关键落在了邯郸。只要秦军在邯郸取得胜利，一切都好糊弄。如果不能取胜，甚至大败，不仅群臣质疑，魏冉旧部族人兴风作浪，更会给秦国带来灭顶之灾。秦昭王一怒之下，把白起叫来一顿臭骂，合乎常理。

“你不是说你把赵军45万一举消灭了吗?好，你去，打下邯郸寡人既往不咎，打不下邯郸，寡人新账老账一起算。”

这个时候，奇怪的事情出现了，白起竟然抗旨不去。(秦王自命，不行。)

当然白起说了一通不去的理由，大致是邯郸打不下来，路途遥远，秦国自己伤亡惨重，诸侯救兵马上就到，所以我不去。还有一种说法是白起长平之战一结束，就提出打邯郸，因为范雎从中作梗，耽误了战机，所以白起不去。关于这些，我都在博文《凭什么说白起长平之战谎报战功》里作了分析，都是些鬼话。白起的理由均不成立。范雎作梗没有时间，因为根据《史记》的记载，长平之战还没有完全结束，秦军还在忙于占领上党太原，秦昭王就已经下令王陵攻邯郸。

退一步讲，就算白起的理由成立，范雎作梗贻误了战机，明摆着打邯郸要吃败仗，白起就能抗旨不去吗?不能。别说是那个王叫臣死臣不能不死的时代，就是今天，作为军人，服从命令是天职，你也不能不去，不敢不去。更何况，当时邯郸战役已经打起来了，不是在讨论该不该打，能不能打赢的问题了。秦军攻城不下，作为秦王信任的将军，你就应该不顾一切，替秦王替秦国去拼命。就算是明摆着去送死，比如派你去掩护大部队撤退，你也应该义无反顾，效死沙场，马革裹尸。你怎么能不去呢?

白起抗旨，真可谓岂有此理，千古未有!

那么，我们不禁要问，白起为什么敢于抗旨?难道不怕秦昭王一怒，将其斩首灭门吗?

楚平王夺了太子的未婚妻，伍子胥他爹说了声不可，楚平王就将伍氏一族灭门。齐威王九年不上朝，一上朝就把阿城大夫扔汤锅里煮死了。不仅如此，还把替阿城大夫说过好话的大臣也扔汤锅里煮死了。阿城大夫是冤枉的，我在《真商鞅》一书中的第一章“赴秦”中有详细分析。

现在你白起抗旨，而且不是一般的抗旨，是临敌畏缩，秦昭王杀你合理合法，天公地道。都像你这样，谁还去为国家打仗?谁还去为妇孺百姓流血牺牲?

然而白起就是抗旨了，冒着杀头灭门的危险。为何如此?

遵旨去邯郸最多打败仗，不会有性命之忧。秦国的将军，从来没有因为打败仗被秦王责罚处死的。比如秦穆公一朝，将军孟明视、西乞术和白乙丙奉命率军攻打郑国，路上却自作主张偷袭晋国的滑邑，结果被打得大败，三将被俘，还是秦穆公的公主向晋公求情，三人才捡得性命。秦穆公并没有杀他们，反而叫他们吸取教训，刻苦工作，将来报仇雪恨。秦昭王一朝，胡阳攻阏与，被赵奢打得大败，也没被砍脑袋。王龁邯郸大败，也没被杀。后来秦始皇继位，王龁还是三位辅政将军之一。

白起却为什么甘愿杀头灭门，死活不去邯郸呢?

合理的解释是，白起已经犯下了比抗旨更严重的罪过，欺君。白起已经算计清楚了，抗旨不去有可能杀头灭门，如果去了，一定杀头灭门，而且还会失去更多的东西。这个更多的东西就是秦国人心目的英雄，战无不胜的常胜将军。

白起知道打不下邯郸，只要不去，不给秦昭王抓住把柄翻脸，长平大捷的庆功酒都喝了，秦昭王不一定肯舍了老脸把事情挑明。70多岁的老国王活不了几天了，耗一耗拖一拖，说不定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如果去了，打不下邯郸，正好叫国内汹汹的议论成真，秦昭王被逼无奈正好找到借口痛下杀手，自己不仅身死灭门，还折了一世英名，更因为谎报战功遗丢人现眼臭万年。

所以白起咬紧牙关，就是不去。

这个时候，更加奇怪的事情出现了。秦昭王在白起那里碰了钉子，竟然转头叫范雎再去劝说，要白起应命。(乃使应侯请之。)

为什么说更加奇怪?因为秦昭王对于白起，可以说是恩威无以复加。恩者，秦昭王是白起的老领导，白起能有今天，全靠秦昭王重用提拔。威者，王要臣死，臣不能不死。何况你白起是明晃晃的抗旨，是临敌畏缩，杀了你怎么着?而范雎与白起，既无提拔之恩，也无刑杀之威，你秦昭王他白起都敢抗旨不去，范雎再去能有何用?

有用，秦昭王认为有用。因为有些话，一国之君，又已经是70岁德高望重的老国王，实在是说不出口，也不能说出口。范雎去了，只要把这些话说到了，白起没有不去的道理。

“寡人知道你长平之战谎报战功，寡人也知道你打不下邯郸。你去，只要你去了，把攻城部队安全地撤下来，再撒次谎，说邯郸战役斩首40万，寡人才好说话。你看，王陵、王龁，打不下邯郸是你们笨蛋!什么长平大战有假?瞧人武安君，去了就大获全胜，斩首40万。不仅如此，寡人还装傻，一样大宴群臣庆功，一样给你重赏。为国家免遭灭顶之灾，为寡人保住英明伟大的老脸，也为你白起保住战无不胜的名声，还有项上那颗人头，白起你必须得去。”

应该说，话到这份上，白起不可能不去。就算病得爬不起来了，担架抬着走一圈，给老国王一个台阶，结果应该是皆大欢喜。可是奇了怪了，能说会道的范雎去了，却无功而返。

注意，范雎不是去了一次，而是两次。范雎去了两次，两次都无功而返。第一次“秦王自命，不行。乃使应侯请之，武安君终辞不肯行，遂称病。”第二次“秦王闻之，怒，强起武安君，武安君遂称病笃。应侯请之，不起。”

为什么是两次?想来是第一次秦昭王认为，以范雎的善解人意，寡人的心思他应该知道，所以，没有把话都说明。第一次失败后，秦昭王被逼无奈，只好将要说的话一一言明，范雎再去，还是铩羽而归。范雎回禀秦昭王还是那句话：“白起不去。”当然了，范雎会说自己已经把王的好意都传达到了，秦昭王闻报自然大怒，自然认为这是白起混蛋。于是一道圣旨，不明不白将白起罢官夺爵，降为士卒，赶出咸阳。“于是免武安君为士伍，迁之阴密。”

说到这里，不能不插一句，我们说秦昭王傻得有点萌有点憨，有时甚至有点可怜，此可见一斑。一国之君，70岁的老国王，真正是被范雎、白起欺负惨了。

那么，善解人意又能言善辩的范雎，为什么说不动白起?为了自己，就凭三寸不烂之者，能从一个逃犯一步登天为相封侯，怎么叫白起去一趟邯郸都说不下来，岂非怪哉?

很显然，范雎没有去传达秦昭王那不可明说的心思，反倒是火上浇油。秦昭王傻了，他以为自己对范雎百般宠信，甚至讨好笼络，其程度史无前例无以复加，范雎就会肝脑涂地忠心无二。非也!

范雎与白起是一对天敌。说得更确切一些，白起是范雎的死敌，拦路虎，搞不好还是夺命的阎罗。不论他们平时是关系紧张，还是相敬如宾，二人的出身、来路、经历，注定了他们势不两立，你死我活。

白起是实干，范雎是耍嘴皮子。白起在秦昭王十三年就带兵出征，到邯郸战役时征战近40年。尽管有虚报冒领的事情，但毕竟是提着脑袋玩命。为秦国建功立业，开疆扩土，功劳业绩实实在在，有目共睹。苦干死干近40年，才爵至伦侯。范雎有什么?就靠一张嘴，不用风吹日晒，不用生死搏杀，无寸尺之功，只一通挑拨离间，一脚便跨过19级秦爵，封应侯。白起这等苦干久干，创伤流血的人，能不痛恨鄙视?

白起是老臣，范雎是新贵。新贵想要得宠得势，必然要剪除老臣才能取而代之。范雎第一个打击目标是当时的相国魏冉，而且一举得逞。白起是魏冉的人，战功显赫德高望重，部下党羽众多。不扳倒白起，一旦秦昭王山崩失去靠山，白起想要替魏冉报仇，或仅仅就为了看不惯气不过，朝范雎痛下杀手，还不跟杀只鸡一般简单。所以，范雎必须要再接再厉，除掉白起，这才能坐稳相位，一旦秦昭王死，才能后顾无忧。

天赐良机，白起长平之战谎报战功，而且已经引发严重的后果，邯郸久攻不下。只要白起死扛下去，秦昭王一怒砍下他的脑袋，一切不费吹灰之力，水到渠成。所以，范雎去说白起，只会是火上浇油，绝不会把秦昭王的暗示、许诺言明。白起果然上当。趁着这机会，范雎开始向军队安插亲信。将一天兵都没当过的郑安平，一举委任为攻邯郸秦军副统帅，把王稽任命为河东郡守。

秦昭王闻听范雎回报，自然大怒。心说寡人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你白起还不应命，真正是居功自傲尾巴翘上天了。缺心眼的秦昭王决不会怀疑范雎从中使坏。于是，当邯郸秦军大溃之时，秦昭王再也顾不了脸面传言，下诏惩罚罪魁祸首，将白起，连同参与了长平之战谎报战功的司马靳，一同赐死。

范雎如愿以偿了，而且将秦国的军、政大权一起抓在了手里。

白起也如愿以偿了，虽然不免一死，但是保住了名声。两千年来，无数史家文人毫不怀疑长平之战那漏洞百出的伟大胜利，对白起顶礼膜拜，称他为常胜将军，甚至战神。

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说一句，秦昭王傻归傻，却绝不残暴。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过分的软弱和宽仁。白起这种情况，要在诸侯列国，早把你灭门了，而秦昭王只是赐死。所以司马迁应该感激秦昭王的傻、萌、憨。如果换了齐威王，楚平王，一道圣旨将白起、司马靳一起灭门，就不会有司马迁和《史记》了。

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是时间未到。范雎机关算尽，却终究是小人得志只会打小算盘，国家兴亡的大算盘他扒拉不动，也不会扒拉。正在他志得意满之时，邯郸城下苦战两年的秦军崩溃了。赵魏联军铺天盖地而来，秦军死伤无数一路溃败，原本已经占领的上党郡、太原郡、河内郡、河东郡，一仗尽失。范雎参与策划的所谓远交近攻战略彻底失败。范雎的亲信死党也不争气，郑安平率两万秦军投降，河东郡守王稽弃地逃跑。秦昭王受此打击，应该是大脑出了问题疯了。因为《秦本纪》明确记载，秦昭王说他见到了上帝。“王郊见上帝于雍。”

也可能是趁着秦昭王大脑不清，太子安国君与一干大臣，在秦昭王五十二年，也就是邯郸大溃一年多后，依秦律将范雎和王稽一起处死了。“五十二年，王稽、张禄死。”这里的张禄就是范雎。投降赵国的郑安平也差不多前后脚死在赵国，算是罪有应得，应了那句古话，小人得志，必有大祸。

几年后，秦昭王在郁闷和神志不清中死去，留给孙子秦庄王、曾孙秦始皇一个孱弱贫穷的秦国。以至于秦庄王三年，仅仅在秦昭王死后四年，秦军发兵河内，想要夺回邯郸大溃丢失的城池，结果却是又一次大败。赵魏联军一路追击至函谷关，围关猛攻。六年后，诸侯联军更是打倒了蕞邑，离秦国的都城咸阳只有30公里，这是自商鞅变法后一百年来，前所未有。

秦昭王绝不是什么英明君主。他傻而憨，做常人是个好人，做君王却是个昏君败家子，败光了商鞅变法为秦国积攒下来的家底。范雎也绝不是什么贤相能相，他知恩不报，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。在国家利益和个人恩怨之间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个人利益，坑害恩主，损害秦国在所不惜，最后是罪有应得，死有余辜。

免责声明：以上内容源自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，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。

本文档由028GTXX.CN范文网提供，海量范文请访问 https://www.028gtxx.cn